

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七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睹記

河套虜西路切盡黃台吉者欽封龍虎將軍也前身爲真定寺僧猶記臆焉嘗投書真定撫臣云爲僧時積有香火錢臨化時分與徒衆而餘一百七十金于土壙中今以一念錯輸入邊地爲虜願得隻身披衲仍奉佛于故

寺不則乞一省視以金脩寺了前願撫臣廉  
寺中事悉合出金于壙亦如其數奏記本兵  
不許切盡乃嘆曰是吉祥事顧不能信我已  
矣夫切盡平生把素念佛不援弓刀一人臨  
化蕭然戒其妻若子及部落曰中朝實豢我  
不可背盟捨殺違者吾能陰殛之以故妻守  
其戒無敢犯邊聞之張總戎臣爲真定將官  
時親見其請乞及寺僧言之歷歷不爽余撫

延綏其部夷來者各持數珠嘿念佛妻切盡  
老娘子時時稱其夫戒守約束惟謹與余所  
聞合吁亦異矣切盡者知盡道理之稱也

西番在甘肅嘉峪關外卽古玉門關也熟番  
處其內爲我藩籬自火落赤西行以守活佛  
爲名建仰華寺據莽捏二川居之遂不返大  
同其地飫水草牲畜蕃衍收紅帽諸番結爲  
婚姻日盤踞爲邊患順義王西行禮佛衆益

熾躡跳洮岷間朝廷遣尚書鄭襄敏公諭之  
歸火酋勢稍孤張總戎臣請襄敏畱甘肅半  
歲可遂滅火酋襄敏竟歸西出嘉峪玉關數  
百里無水草再西則回回處其南瓦刺處其  
北相婚姻而每仇殺瓦刺長弓大矢頗稱強  
先年套長吉囊率衆往搶瓦刺誘之入盡殺  
之吉囊死焉套虜以爲恨每思報復然自套  
往彼數千里驅牛羊充食日行不二三十里

至其地險窄峭者早覺爲備則不能得志故亦隱忍而已。瓦剌西去爲烏斯藏有五國土小國無算則佛地也。流沙之廣乃爾世人以九州爲大不猶醢雞耶。

嘉靖中北虜俺塔入寇皆趙全輩爲鄉導趙全者山西老營堡軍也同伍丘富有一貝光照人禍福若神謂趙全當富貴領萬衆遂入虜俺酋絕愛之日教虜攻城堡擾邊三十年

爲中國患隆慶四年俺酋愛孫比漢那吉忿  
投中國督臣王襄敏公收之俺酋挾索不與  
令以河套地易不從令縛獻叛卒趙全李自  
馨等十數人來乃從遂遣那吉歸磔全等西  
市余時主事刑部監決諸叛卒俱坐凌遲刀  
千百下無一作楚聲者余異焉詰之獻俘出  
朝時趙全與衆約曰丈夫死卽死耳安事兒  
啼故竟死無一號者全長七尺餘梟目胡腹

自言手刃百千人固應死有愛妾來時殺之  
一名馬及貂裘予押卒以善視故亦豪雄也  
使中國用之足當一臂矣李自馨故諸生善  
書大字俺酋令各居板升地在豐水灘華言  
城也有大小積數萬人每犯邊令此輩當先  
蓋以華攻華矣俺酋善撫馭故樂爲用至黃  
台吉父子踐惡焉始有異心其種生夷地多  
雄可使亦時思投中國有議以大邊之內二



邊之外居之者質妻子于中有警以夷攻夷  
良便顧以款約不得收降無任其事者款難  
久恃此策會有舉時亦宜預加之意耳

河套本中原地唐張仁愿奪漠南築三受降  
城直雲中榆林靈武據守津要突厥不敢南  
牧後徵邊兵討祿山城爲墟矣國初逐王保  
保築東勝等城屯守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  
河屯種膏腴地邊儲日克裕焉後易守河爲

巡河復易巡河爲哨探猶打冰燒荒不絕勢  
家耕牧自爲守後漸廢成化七年虜入套搶  
掠然不敢住八年榆林築東西中三路牆塹  
而寧夏脩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弘治十三  
年火篩大舉入套住牧套遂失嘉靖中曾公  
銳銳意復套構難而止予咨覽套事驅虜易  
而守套難何也自綏德移鎮榆林三百里僅  
通一綫之道荒落已甚若復套必城守河壩

中間千餘里地廣人稀何以實之以十餘萬  
虜窺伺騷逼恐難帖然故不得輕議也

九邊形勢旣殊虜情亦異遠毋論論其近者  
西陲盡甘肅嘉峪關本地無多虜以西之套  
虜東之宣雲虜部夷流入而多逐水草居  
莽捏數爲洮岷患松山虜據爲窠近逐而城  
焉著宰諸酋切齒思報顧莫能振一時頗寧  
然終當爲備耳寧夏負賀蘭山山後卽虜黃

河當其前所轄靈州花馬池隔河而列戍黃  
台吉鐵雷火落赤諸酋互市寧夏而毳帳則  
在延鎮地黃婦奉夫命頗恭順然老矣孫把  
兔已長恐未帖然延寧兩鎮同舟網戶善馭  
之耳西虜惟套難馭套故無虜自火篩從大  
同入套歷吉囊而繁吉囊爲套長居中路今  
卜失兔其孫也弱不能振以名羈諸部耳東  
則莊禿賴狡黠稱雄衆虜視爲張翕西爲黃

婦受轉堡賞于延鎮皆吉囊昆弟種也延綏  
邊長一千二百里三哨首首不下數十家歲  
以三萬金款之不及宣雲十之一未足厭心  
時思挾訐惟是鎮兵敢戰虜稍知畏耳東接  
偏頭剪牙氣居兩界間時押闔爲患然無多  
也再東則大同順義王扯力艮諸部居之宣  
府青把都諸部居之衆而且強自隆慶四年  
受款來稍謐近挾加賞生心矣獨以三娘子

爲政嗜厚賞不肯背棄尚可羈縻耳大都宣  
大款事主于酋王勢尚歸一而戰未可知延  
綏甲起乙伏款難而健兒角虜得失相當稍  
可支焉又東則薊鎮也近陵京故防禦倍他  
鎮長昂諸酋勢不甚張非得宣大虜助不敢  
內犯故宣大之帀賞厚者亦爲薊也又東則  
盡于遼戰款亦無常綜九邊而論甘肅專言  
戰延寧以戰維款宣大以款爲守薊主守遼

款戰相兼、隨地制宜、相機握勝、款則脩備、過不我先、戰則賈勇、應不彼後、要安邊而已。

北虜之可得而制也、以嗜利而畏死也、虜逐水草、射生、衣毛、不火食、與中國殊也、自隆慶款幣以來、朱提炫其目、繞綺華其體、甘毳豢其口、三十年餘矣、賈生之餌深中而受享焉、金珠文繡、名王闕氏、不能一朝釋也、惟款有之、戰安得此、且虜移帳必屬婦、無休時也、以

故夷婦之願款甚于夷諸酋聽命婦口若順  
義之三娘子青酋之太松爲政而甘款不能  
舍市利耳中國與虜戰喪卒百人復招致百  
人疾痛差緩也虜人犯盡其家父子兄弟來  
莫滿載歸聚而共有之第令失一人則不樂  
骨肉關情然也余親睹虜敗損其當戶哭聲  
震林樾歸巢衆相嗟怨焉畏死與中國不殊  
也以畏死之心挾嗜利之欲夫是得而制之



然近之就我臯牢也。以虜無人也。聚族披猖。志在金帛飲食耳。設有人傑出。毋論若元昊輩。卽俺荅將難制矣。虜不能深入。卽深入不能久。久則人馬病斃。水土異也。俺酋破石州。駐內地。凡三月。不堪物故。大悔之。且老厭兵。故因愛孫而就款。今順義王扯酋酒徒耳。卽各部無有越志者。胡運之衰。天則爲之。及是時。脩備待戰。戰以繼款。款庶可久。若扭目前。

忘自勝、一旦黠者出而生它心、恐無及矣、延  
鎮虜方就款、而余亟賈將士飭戰者、以此比  
七首聚訏、孤山偏將軍創而畏遁、乞哀受罰、  
款爲益堅、蓋其徵云、

將材不易得、大將尤不易得、三軍寄司命于  
一人、非勇略冠軍、鏑鳴羽沓、異懷周章、身不  
能先士卒、以衆與敵、其誰與我、軍中情懸苦  
樂、量不能包、異同對壘、機移呼吸、智不能運

奇正卽雄逾賁育偏裨之任耳夫何以寄長  
城故擇大將以勇智兼收若廉其質無竅論  
也然從金革中取功名志以帥氣必堅必銳  
乃足策勛老將功成位高家豐年往日思牖  
下窮極意欲卽彊起從戎身家縈望便則食  
不便則止雖云識途無能揮日也偏裨淬志  
行間功名方起心力逾勁拔之登壇令竭蹶  
以趨左右策之所至輒效矣余三出塞深知

將材之難睹任將者之得失有概焉爾

中國禦虜長技火器爲最漢臣鼂賈條邊事  
猶未之及也大則大將軍砲攻大舉虜用之  
次則虎蹲湧珠等砲陣前衝擊用之小則三  
眼鎗砲人執一具隨身擊刺用之虜醫指畏  
避焉顧製器貴精鉛子與砲口相當則出之  
利持器貴定砲口與敵相當則擊之中虜每  
以騎嘗我不知者急發盡則虜從而躡入老

威相時而發則應之當然士卒便于持弓矢而怯于持火器鼓舞賞勸上之人宜加之意耳北虜與倭不同擊倭火器可用巧擊虜以猛迅爲先鐵騎重鎧非巧眇能入且邊卒多蠢直賈勇力不能盡用巧耳硝黃惟內地有之近東虜稱邊外有山產黃又得倭奴製火器悉妄語耳第令有之在昔諸黠酋何不取用卽今日何未見虜發一砲耶惟嚴禁私市

毋令長技與虜共焉可也

虜之得志也以秋我之得志于虜也以春相  
爲貞勝制虜之機卽在是焉秋高馬肥虜欲  
大舉必六七月間結聚會事已定卽捉馬禁  
騎騁醜乾肉皆得之降夷報者爲真比其發  
也聲東擊西或仍舊路不通風諸夷馬首已  
東俄頃轉而西攻我不備拆墻入勢衆以大  
營當我兵餘虜撒馬搶掠禦之之法預傳收

欽爲第一義固堡寨挑溝下苗爲守計規之  
入處以大砲擊之牆勢不得堵則以兵對其  
大營而陣使不得開營以健丁伏路彼散搶  
我亦散撲相機度地全在智矣及其深入料  
一時不得反顧則出奇兵擣其營帳亦一策  
也虜獲而歸避其銳擊其歸決于一戰彼安  
得全歸卽利鈍難必而無然觀望大都勇敢  
直前雖有損失亦原之耳至冬春草枯馬弱

時日在我則選銳出擣先哨虜營出其不意  
彼將安逃所畏在此亦制虜之策矣將士秋  
有失事以選悞者易之若勇可使也按罪而  
不遽革令擣殺贖罪功倍一體賞敘無功并  
前重坐彼必奮死以收棄榆此又馭將之一  
機也

錢之言權也白金不足以銅權之爲權宜計  
耳余守閩藩時司農請省郡各鑄錢顧銅不



採于山搜民間器物爲之價大踊貴其地素不用錢官司不以時收又不能散之下壅積不流遂譁然稱不便亦以銅無可多得已之夫鑄山致富在列國時分土分民以齊之錢易晉之粟無用而致有用故倍利耳今四海一家五穀不加蕃食貨不加益卽鼓鑄如山徒長物價什伯倍蓰耳又奚益焉盡地利以增粟帛物直將日減卽白金無苦誦矣

成祖遷都北平宮內置二窖黃白金各一以  
備不虞 英宗歸自北狩亟問二窖得無動  
否內官曰無動 英宗大喜 武宗用其一  
隅然時時沒入巨璫財寶之至 世宗始用  
盡余質之大司農何以故 世宗享國長匪  
頒不貲致然 祖宗積之百年罄之一旦且  
非有征討諸無名之費祇以用如泥沙遂成  
漏卮竭澤今之視昔大宜繹思矣

鑛產于山稱天地自然之利山東登萊沂間  
在在有之余視其洞詢之土民云有一取卽  
得者有宛委而艱于得者易得則衆競爭艱  
得則衆息念卽如滇中以鑛爲田所收不多  
故公私相安焉時有當事移書于余謂當亟  
取鑛迄余東巡士民亦請行之余荅當事言  
鑛可採第不可常採又不可自上採嘉靖中  
朝廷遣內臣登州採金後無以應一方苦累

幸遂止耳若官司可偶一採如兵餉告匱擇  
有鑛易採處以兵守山官司督採足數卽止  
不過旬月卽聞者闕至則已封彼無得生心  
焉凡民間盜鑛銖官司不必苛求蓋此無足  
釀釁而足濟窮民惟明爲之禁而不苛置之  
法在長令調劑焉可也若朝廷採取則必不  
可得不虞余甫歸自東而東人之困于鑛若  
此甚也

戶口盈縮之數錢穀出入之端惟老胥知之  
卽操爲奇貨營奸利然亦可以佐興革在馭  
而用之耳閩清流縣故有流米數百石莫知  
所自來累里民賠賤無休又額丁數百稱故  
絕不能補足亦令見在者代賦余行縣三老  
子弟控余請釐刷余念此在積胥臆中卽長  
吏安所周知聞有戶胥鄒躍龍者猾而慧久  
在公門宜稔其事一日呼而耳語之汝戀公

門役又法應遣戍汝知之乎躍龍稽首請罪  
余曰罪固當第令汝能爲余効力當貫汝詳  
語之故躍龍尚虞余詒也結未敢吐余謂安有  
上人爲証者指日示之乃服而色喜曰是不  
難某里某里隱若干糧可括抵流米某子甲  
匿多丁可抵絕戶手書纒纒當所應請豁者  
而止余異焉然慮其率爾或未核乃書所吐  
報榜之里門令民得糾正陳其非是懸之旬

日無一告言者衆相嘆服百年流弊一朝而  
失用積胥力也竟余在閩無誰何躍龍者軍  
匠清勾亦復如是此輩相傳寶爲利吾借以  
祛蠹胡不可也顧須出其不意稍徘徊卽蠹  
自彼生矣

今有司多以催料無善政爲口實殆不其然  
天地生財有數水旱不時民貧者衆安得一  
切取盈惟所逋數皆寬予貧民可矣余分藩

汀漳時題准守道查核錢糧余行部寧化長  
令何沆是余所銓選者課殿當叅令請余爲  
調劑余曰此令事上安得與令苦請乃許之  
三日命以民之常完賦者名來以貧者名來  
以頑而善逋者名來一日集于庭呼素完賦  
者則皆朴茂父老也詔之曰爾輩良民急公  
乃爾旌而立之東呼貧者則皆窶人子詔之  
曰爾輩力不從心良可憫慰而立之西呼素



善逋者則皆市魁與胥猾耳語之曰爾非貧  
民而藉口貧通吏胥欺官而累良善輸賦爾  
罪盈矣衆復嘵嘵辯余曰爾果良入東東受  
之果貧入西西受之非良非貧入東西皆跪  
伏不必言所以蓋皆其親識言之出相怨也  
欲入東西東西皆跪余曰公將安之乎發令  
先責徵毋少縱良民緩徵一月示休息貧者  
隨所有以時入毋急衆乃驩服爭輸課課遂

以完孰謂民不可感通惟上之人無所別白  
吏與猾爲奸利民不厭心卽良化爲梗不宜  
獨咎之民也

救荒雖無奇策然誠心求之亦必有所濟山  
東甲午大荒人相食余令各煮粥有謂宋人  
稱聚人而殺之者余曰不然煮粥有三不善  
委不得人尅米浸水煮又不熟則傷人一也  
粥場竄遠饑民赴食未至場而已餒死二也

粥場安頓無法任其搶亂強有弱無三也今  
每村各煮就近而食分行靠背坐定散粥每  
日二次每人三杓任食任携不許紛亂又擇  
風力官不時到場嘗粥但不堪食重治一二  
承委者以儆其餘則不至生漲殺人矣余檄  
各道巡行州縣各縣官分行鄉村隨處報聞  
不巡行者叅究又令推官親詣粥場嘗粥余  
以精神與之聯貫凡食粥者六百萬人十一

月至三月乃散人給數十錢去多全活云

饑民得食卽幸免死何意爲亂爲亂者奸民也乘機搶掠亦以一二分濟饑民遂相與從之耳若煮賑得宜奸民安所鼓召余不繁文告止出示曰貧民多方賑濟各宜安心奸民盡法處治決不姑息隨處遍諭觀者稍便一日報青州俠猾魏邦齊搶糧集中聚人將爲亂余檄青州巡道伏健兒集場擒之卽于本

處朴<sup>扑</sup>死梟懸其首示衆一方遂寧余巡安丘  
馬侍郎文煒謂坐堂中忽有人薦入云借剝  
樹皮荅本家少樹卽云借剝人皮賊而謹防  
之乃竟不至問之則已梟首矣爲謝余乃知  
奸民之不可姑息也如是

發賑銀粟多不入民手何也吏緣爲奸閭閻  
隔遠示期赴領候久不得反速之斃耳余令  
有司減騎裹糧詣村里逐家親審定次貧極

貧二端予之印票銀粟亦赴彼給之余間訪  
掣一二與報冊對違者懲之稍有實濟焉爾  
凡救荒須一副真精神流溢若意念懃渠人  
心同然自不敢虛應也

先臣策黃河謂無百年不變之河亦無終不  
可治之河以今觀之信然余隆慶丁卯計偕  
過呂梁洪石猶齒齒也後積沙壅河身高及  
棹楔而洪平矣今黃河不復來涓流如帶可

褰裳度也中爲十數閘以挽運而滄棗改矣  
禹貢河故道北從直沽入海自挽河東南以  
濟運而故道塞矣河自曹州入徐淮者隄束  
沙而高自鳳陽蒙牆寺入符離者地曠衍而  
下水就下今之不由徐呂者勢也近復報決  
隄入北故道矣北則張秋茶城一帶閘河必  
淤而運道病故不得不脩隄障之毋北由南  
則奪淮倒浸鳳陽而祖陵病故不得不引之

入徐毋南曾司空竭力引入徐故道稍通而  
忽塞卒以病死李司空始濬泃河泃河自夏  
鎮至下邳引泉湖水濟運議始于舒司空時  
借工濟荒會題開濬者行水矣而未深廣也  
劉司空復濬之而猶未竟至李司空請大濬  
之業垂成焉此濟運之別計衆多策其難終  
亦有早知其必行者也泃成卽棄徐呂之河  
無涉險而不得不治南決之河防侵祖陵今



勢如復北決則妨運亟而治尤亟工力費當  
不貲矣若膠河必不可開沙易壅而水難繼  
余嘗詣其地視之乃知往者勘河胡給事中  
刻石稱難之非謬也若海運不可常而不可  
不講王中丞敬所條畫甚析試以三百舟會  
颶發沒七舟而譁稱不便遂報罷然此以防  
未然所謂彼不來此來耳非爲舍通惠河第  
緩急可恃且毋令窺視運河爲也雖然古投

璧馬今詘金錢功成在天任事在人安可諉也顧當事者因時而治標論事者據跡而責費一朝變遷問諸水濱祇見事後之無裨不知當時之有濟苛而過求則任事者難矣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七終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八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睹記

余至曲阜謁闕里顧瞻杏壇卽吾夫子廬也手植一檜十數丈黯色類朽株文理左旋從皮刺之潤若生記稱祖檜遇明主受命發一枝焉已入孔林子貢所植楷木視祖檜稍大而高不及十之五亦若稿而實生衆草蒙

葺顧無荆榛鉤衣也林周環可十里卉木蒼鬱成喬羣羽飛鳴其上余謂世稱孔林無鳥巢安得鳥祠官曰鳥朝入暮飛栖林外不敢巢也仰視果然人第侈二氏神通若此者亦以異矣顧罕言爾肅拜 夫子墓前身依聖人石室若此近也幸矣右爲子貢廬墓處或云子貢反築室三年後歸爲戲機墓中秦始皇發時戈石亂擊乃止事似謬悠然端木億

中爲防未然亦未可知也望尼山方頂聖人  
應禱而生因以名首方肖之至聖天縱卽山  
川毓靈當亦不爽耳坊名孔林未雅余與連  
直指檄發多金脩坊除道甚宏麗改題曰萬  
古長春云

萬曆壬辰余赴代東土乘便獨身爲泰岱遊  
叅知汪君應蛟從時進香士女禮元君正盛  
州官止之余聞諭聽其往毋訶輿至迴馬嶺

改從腰筍與士女雜行險陁中命從者余處  
外士女裏行憇其迫而失足也抵黃現有松  
祇可百年物稱秦封五大夫亡其三不知五  
大夫秦爵級名耳至天門陡絕逼紫霄矣碧  
霞元君祠在山凹處風氣迴合固當靈勝岳  
祠露而荒落不勝香火矣公署後三尺石刻  
李斯篆一池二尺許呼玉女洗頭盆可噓也  
絕頂玉皇祠前樹秦皇無字碑余視右四面

非碑製或以鎮金泥玉檢如石室頂漢武所  
封者耳四望空豁白雲從足下生山東汶洸  
諸河如綫日色穿之似千百金蛇跳躍莽蒼  
中大是奇觀東爲孔子小天下處而堂名挾  
仙未稱余改題曰峻極于天再折入山後爲  
元君脩煉處閔峭稍稱勝焉山東故無多山  
岱矗起平野已自奇又以元君故祈福走窠  
宇入錢幣于元君祠者迫不能容則從人頭

地得望牖一窺卽呼其從行者曰余見元君  
矣其崇信若此然禮元君而震念彌陀佛殊  
不可解豈西方機緣入東震旦深耶余睹泰  
岱高而未邃峰石亦無大奇遊者詫張之爲  
文繪爾山乏泉惟曝經峽白石晶瑩刻金剛  
經甚精水過之清淺可觀乃有鐫大學于傍  
者措大筆矣天下名山可憇賞者殊夥若泰  
岱當以岳鎮稱尊以七十二君封禪稱華不



必文斷石殘碣稱奇也

中嶽華蓋峰儼如尊貴人冠裳委珮端立靚  
莊旁擁坡陀如千百霓旌霞綃護衛左右故  
是大觀不祇在峯峒間也西去爲嵩陽宮古  
栢三其一更偉枝如柱作虬龍狀刻石樹下  
曰漢武帝栢蓋千載上物矣余旣謁嵩祠將  
遊少林中途大雨渡一澗未半水暴至輿人  
亟返從民間宿焉草舍數椽絕糧焚油燈照

影蕭颯聽風雨聲從者肌盡粟啾啾呻楚余  
怡然吟咏衆乃稍帖質明至少林寺七佛峰  
蟬聯而下坦處作千佛閣 聖母新建瑰麗  
甚五山當其前作供大奇顧以初祖道場僧  
皆習兵競鎗張拳逞技余公署余謂諸僧是  
西來教耶衆慙無對出寺循山上數百級爲  
祖師殿祀初祖有石如畫水墨像作面壁狀  
絕肖題語殆遍余書一偈曰若作無相會岩

頭師影在、若作有相求、此影是石頭叅少憇  
石傍、見一闍黎指偈微笑、余問之、點頭無語  
跡之、乃鉢盂峰、無名氏住峰三十年矣、已觀  
面壁洞、顧無人壁相也、時周王遣內臣齋山  
中諸僧羅列殿內遊戲、呼喝獨一僧掛胷稱  
不語、一作立禪、已三年稍異、余謂不語而省  
應對煩耳、寧當言不言耶、僧對曰然、余復問  
立禪爾何見、曰祇一片黑黝黝地、爾不語、僧

指謂余此僧知識不行非久當白余領之下  
山聞高中貴三峽隱山椒角巾迫而見之語  
多有致出馮大監名下以諫不從埋名居此  
不會客者二十年真高士也少林旁爲玉豕  
望之如芙蓉撲眉睫矣寺僧舍所學學兵日  
事戈矛應徵調豈初祖隻履旣東亦任佛子  
作魔耶

西方往生渺不可知然以余所睹鄔老佛事

有足異者老佛俗稱鄔明織屨爲業會稽人也性好佛時刻念彌陀人以老佛稱之居余邑水南治蒲屨成輒以施方外卽市之恒人不問直得錢藏之竇中家人不知也禮拜經懺膝所踣處木爲穿每餅必畱餘施僧遇善知識故依頂禮惟謹嘗一娶婦未幾戒之曰吾學無生而尚有漏耶自今相與持淨業耳夫婦把素禮佛益虔終日熙熙無煩惱嗔恚

余令居愚谷山房年六十餘矣一日辭余往  
水南故居有事餽僧余聽其往忽余夜夢老  
佛來山房以蓮花贈余覺而語家人曰蓮花  
西方事老佛久不來豈其將往耶亟令人覘  
之則已端坐化去先二日出竇中可十五金  
集僧念佛設齋供徧送素所識方內外侶至  
期謂婦曰幢來吾西行矣念無能報愚谷主  
人以蓮花往送之耳蓋余夢時即彼囑付時

也蓮臺淨土幡幢接引固不可思議然以一  
窶人子而坦然去畱之際卽令終何過焉士  
人哆譚夕可臨時病緣作楚呼號迷悶不則  
徘徊香履惘惘無所之視此奚啻徑庭亦可  
惕然思矣

閩漳海澄舊爲月港海外諸國利得中華貨  
物市嘗三倍而苦海禁嚴不得交易漳泉人  
輒通倭韓厚情一二倭奴市販遇官兵奮敵

而地方日多事矣。羅守青宵請開海禁，令民得具大艘載貨各國貿易。惟日本風異不許開禁。諸富家出錢置舟，而貨雄有力及無賴子駕而往，歸倍償焉。不必賂倭，卽遇戰敗之波，遂不揚而歲徵數萬金爲閩養兵費。後乃日求益也。余守漳南，言之耿中丞楚侗。公此以靖海而兼得利已，幸若日加益，恐不利于亡命。後且并利失之。中丞謂然，乃無增稅而



止、今不知何狀矣。夫穰穰皆爲利，往今有利處，上每奪之，胥溺乃已，將毋過耶。

由庚堂集後序

夫文章關乎世運而信今傳後之  
大物也然廊廟之文與山林異山  
林者藉第令采莢擷華取青嫫白  
尋藻績工擊輦悅止矣廊廟當不其  
然一詞脩而世占其學一言出而

世窺其品一議建而世按其實故  
攻班馬者或下韓范夔龍之風談  
瀛洛者或嬰屈宋董賈之義斯亦  
觴至之淺略而非超詣之宏規也  
今且不信奚後之傳

中丞公以弱冠起名榜是時性命

道德高揭宗乘而執林詞壇之士  
爭推其轂業裒然負公輔望矣自  
公歿歷以來其生平所著作尚虛  
全集比乃就梓則玄賞之暇而始  
藉此存琳琅笥非公意也不佞澤  
請而卒業而竊羨曰大觀哉蓋公

之懷虛如谷靡所不內學博如海  
靡所不有故其發為文辭澄鮮乎  
九光七明之芝也竒崛乎八門五  
花之陣也清越乎三天八琅之璈  
也要之而非公意也然天下之於  
公也則以周情孔思而信其瓊琰

之德以驥龍躍馬而信其鐘鼎之  
功以珣繡瓊敷而信其金石之言  
此非公之三不朽而傳之來茲者  
乎夫此三不朽者詞人之百相諛  
百相攘也者而歸然靈光則指何  
可多僂也公無事攘之業有之矣

不佞澤又何諛焉噫嘻不佞則不  
善諛矣

萬曆乙巳仲春之吉屬吏濱隸劉  
餘澤九頓首誤

由康堂集後序

不肖從海內學士大夫游所稱  
說當代偉人莫縉雲鄭中丞先生  
若也稱理學必先先生稱勲業  
必先先生至若詞壇秋苑諸君



咸執牛首進曰狎主齊盟匪榮  
陽公不可夫是三者得一已之不  
朽、素何先生獨兼之哉友人何无  
咎尤更僕以為信然蓋私心實  
嚮慕之非朝夕矣頃者无咎歸

自榆塞出先生八行俠序由庫堂  
集由庚者其指在逸詩李本  
寧太史序之已悉何假不肖竊  
觀今之談理者不談一切詩若文  
謂繡其般草悅焉在其為性與

天道乎。而雕龍家亦試理學  
不去柱下殘醅。則玄漆園敗醑。  
高者不出竺軋氏牙後之慧。而  
惡且稱也。乃若旂常。竹帛之  
論。則又兩薄之。曰非五石之瓠。即千

里之骨耳於濟世奚當焉如是  
使顏閔諸賢視由求游夏德  
行視政事文學何異矛與盾之  
相背杓與鑿之不相入哉此蓋曲  
士之見非通儒之說乎不肖雖未

獲執鞭事先生與之上下議論然  
反覆此集自謂得先生十子焉  
賦則經緯其系紐矣樂府古選不  
建安則黃初矣歌行近體絕句關  
元大曆而後上論矣詩餘雖遊戲

乎然寧為花間無為草堂矣序  
記碑銘傳表諸文高者陵遷固  
挾中壘陳思下亦伯仲昌黎柳州  
矣矣疏則陸敬輿書牘則陳益  
公矣雜著則染指鼎鑪矣塞得

則玄著理窟睹記則訐謨遠猷  
矣凡此非他人所槎牙先生獨罔  
轉他人所甘苦先生獨鹽梅他人  
所偏執先生獨兼長者耶故自  
謂得先生十五於是集也夫載道

者文言志者詩理學子而舍旃詩  
文是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虎  
豹犬羊疇為辨之無怪本寧之  
言以為論學者託德行以自便  
其膚陋苟簡之習也言雖當不



乃察見淵魚乎其論括蒼山川靈  
秀異壤神皋一鍾為王文成再  
鍾為鄭中丞誠然哉、、、不肖此  
言既若左袒本寧又若左券无  
咎矣抑有說焉榆塞不天下精兵

處乎先生受旄鉞重寄從薪徹  
桑施三表設五餌馭虜老上單于  
貪漢叱踈犀毘賜物推乃關氏部  
落接踵執日顙貢馬款塞無敢犯  
我當戶且渠乘障卒不煩寸烽

由庚堂集卷之八  
後序  
二  
隻鏃相率枕戈卧耳

天子將賜璽書胙土食邑勲業  
不在文成下安事殺青雕梓懸國  
門高紙價與授簡操觚之士較  
尺寸短長而已先生之意方欲兼

不朽者三闕一焉可不然何以副  
海內學士大夫所稱說也

太原王釋登撰